



三腳貓

蓮

## 三腳貓



5:34分，清和躺在床上，遙控器按開電視，都是重播的節目，無聊但清和每天都是這樣的開始，差別的是，平時開了電視，喵~~~的一個長聲，像是在說「你醒了啊」的招呼，前天開始，沒了。

媽媽忙完家事，來張羅清和。

「小黑還是沒回來？」

「餓了自然會回來。」幫清和做完基本的清潔，媽媽吃力抱起清和移到輪椅，挪正了上身，怕他滑落，用寬的魔鬼氈做成安全帶，牢牢的將身體和椅子綁在一起，再把萎縮得像人骨模型的兩隻腳放上踏板，一樣要綁好。推到電腦桌前，方便清和上網與外界溝通，還好有網路，清和認識許多殘障朋友。媽媽一直想買個筆記型電腦，這樣清和躺在床上就能打電腦，可是好像很貴。

一個下過雨的早晨，清和醒來，聽著電視和媽媽料理早餐的聲音，接著有人起來，上廁所刷牙，吃早

餐，一如往常卻摻雜著像嬰兒的哭聲。

「有貓叫？」姪女問她弟弟。

她弟弟的開門尋聲。

「不要管那麼多！吃完就走。」哥哥制止。

兩個孩子不再交談，其實問一下從早忙到剛剛的祖母就知道。但是，爸爸不理祖母，他們也將這個正在抖開衣服晾曬的老人視為透明。

晾在一起的衣服在風中搖曳，偶而還牽牽手，一家和樂。

開門。「貓！」姪子看到。

「踢牠。」父親下令，孩子領命。

清和很緊張那隻貓的命運。

一會兒，靜下來了，他們走了。

貓逃過了，沒聽到預期中的慘叫。

「媽，早上的貓被踢走了嗎？」清和拒絕媽媽的餵食，雖然手不是很有力，勉強用特製的湯匙，再辛

苦也能慢慢的自己吃完稀飯。能做的事已經不多了，清和不想放棄這小小的自主。

「很機靈，躲開了。腳好像受傷。」他們母子倆一起吃早餐，不用被無視，沒有壓力。

「如果再遇到就分一點東西給牠吃吧。」可能是自己是弱者，清和發現自己對弱小的動物特別有同情心。或者是同感。

貓站在清和的紗窗外，也不叫，就痴痴的望著這個被五花大綁在椅子上，用一隻手指慢慢的按著鍵盤的人。

清和發現，請媽媽推開窗，一碗肉鬆泡水拌飯請牠。

貓先是哈了哈氣，又很想吃。

最後現出全身，黑身白襪，一般人覺得不祥，但清和卻覺得是很美的雪靴，但左前腳可能被夾傷或天生殘障，像沒棉花的布偶，扁扁的。

「小貓，要不要給我們養，帶你去看醫生，天天

有飯吃。」看這個瘦長的貓，不知他是如何長大的。

「你哥哥嫂嫂會生氣。一定會被丟掉。」

貓咪邊警戒又忍不住飢餓的狂吃，原本瘦扁的肚子被那碗飯撐出弧度。

吃飽立刻跳窗離去。

「叫你小黑好不好？明天再來，我請你吃飯。」

清和沒想到，小黑隔天真的來了。

小黑做了清理和除蚤，前肢壞死的部份切除，成了三腳貓。

小黑在清和的床上追著無形的獵物，飛快的暴衝，累了看清和一指一指打字，跑到眼前來喵喵要人摸。「小黑啊！你變得好漂亮，毛又黑又亮，鞋子也洗得白白的，真帥！」清和用左手扶著右手摸小黑，這樣才不會因為手沒力，撫摸變成打貓。貓咪舒服的半眯著眼，享受撫摸和讚美。

當貓真好，只要有的吃，就可以活得漂亮。

起初，清和把小黑關在房裡，但貓玩了一會兒就想走，清和拉不開紗窗，媽媽外出，貓一直抗議的喵喵，氣了。

清和揉了紙團吸引牠注意，希望牠能忘了自由的滋味。

貓追著紙團，像是打獵一樣的伏身，搖了幾下屁股，突襲。輕輕的紙團像球一樣被撥到遠處，貓又再重新發動攻擊，樂此不彼。

清和慶幸貓不再吵，可是又覺得難過。幾坪大的空間就是他們活動的所有範圍，心裡浮現一個詞：困獸。

清和一直很想有貓做陪，狗太活潑，無法照顧，獨立的貓，是理想的朋友。

是的，不是寵物，是朋友。他寵不起任何人事物。不想再困住誰。

小黑的出現讓他有被需要的感覺，少了一手的小黑，打架和覓食都吃虧，需要他保護和餵養。

為了方便小黑進出，清和在紗窗剪出一個口字型，下方裝T型磁鐵能在貓進出後吸住，雖然蚊子還是會跑進來，但是他覺得自己好有成就感，這是自己完成的。

18歲受傷後好大學、好朋友、好前途、好人生，一切能冠上「好」的都和他無緣，連好死都求之不得。

廢人，大家不說出口，但清和都清楚。

貓的好奇心使得小黑不滿足於清和的房間，四處遊歷，不小心打翻了姪子的小魚缸。

「叔叔的貓害死我的魚。」

「他自己都要人照顧了，養什麼貓？」

小孩子總是三分鐘熱度，小魚缸玩不到一週就變成祖母的責任，不聞不問，可是打翻了，魚死了，又變成是他心愛的魚。

孩子又哭又鬧，護子心切的父親衝進來，小黑早就溜走，沒抓到貓。

「貓給我丟掉，給我看到一定打死牠。」清和看著哥哥說狠話，想到小時候別人欺負他時，哥哥也是這樣對欺負他的人撻狠話。

什麼時候，他不再是哥哥的弟弟了？

幾次進出醫院他都沒嫌過，徹夜守在手術室等他。返家後，媽媽未退休，嫂嫂在家帶已經四歲的姪子，可以照顧他。日子磨人，媽媽幫他處理後去上班，直到下班為止，清和都是在床上，午餐是一片他拿得動的土司。

四歲的姪子常會跑來清和房間東玩西玩，「叔叔去死，不會走路的叔叔不要住家裡，房間給我。叔叔去死。」清和當下比死還難過。

背上長了褥瘡，媽媽覺得有異，和哥哥講，門外像刀片一樣的吵架聲。

「那是你弟不是我的，你想照顧他也不想兩個孩子養大要花多少錢，你又不是大富大貴的人，我有



孩子要照顧，沒法再照顧他，我不要連我的家庭都賠進去。」

哥哥嫂嫂要保留養育下一代的實力。媽媽選擇保護這受傷的孩子，一個家分成兩邊。

沒人覺得他是人，他沒有人權可言，他是可怕的黑洞。

「媽，小黑可能死了對不對？」清和像隻貓一樣，舒服的享受媽媽的拍背。

「那也是他的命，流浪貓本來就不長命，他又少了一隻腳。」

「我畫了小黑，本來想做尋貓啟事，貼出去又會替妳找麻煩。對不起，媽！因為我，害妳……」

嫂嫂說得對，三代同堂，父慈子孝，年邁的媽媽可以含飴弄孫。他打亂了所有人的幸福。如果沒有他，一切不會如此醜陋。

「別想那麼多，你是我兒子。」

一道黑影由窗戶跳進來，喵—

「小黑！」

貓身上有傷，不知打得多慘烈，眼神卻沒輸的樣子，直往放飯的角落去。飽了，躺在地清理自己的傷。

「小黑，你去哪了？我好擔心。」貓不屑的丟了個大驚小怪的眼神，繼續理毛。

「就說餓了會回來，這貓成熟了，會去打地盤和追女朋友了。除非結紮，不然會一直跑。」

媽媽拿起桌子清和畫的小黑，因為沒有相機，清和只能用畫的，小黑就黑白兩色，清和手沒力，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，小黑的模樣栩栩如生。

「畫得真好，你有天份。」

之後小黑常出門打架，就算帶著一身傷，尾巴也是翹高高的回來，少隻手也能打得別隻貓逃之夭夭。

「媽，我出去打地盤，妳幫我照顧小黑好嗎？」貓覺得有人在說傻話，躺下擺出一臉「你才要人照

顧」的臉看著說話的傻瓜。

「以前我就想過，到台北那邊無障礙比較好，機會比較多。」

「誰照顧你呢？在家用電腦上網學不能嗎？」媽媽總是捨不得。

「媽！我們幾個朋友組工作室，會相互照顧，那邊還有自立生活組織或其他社福團體，不要擔心。」

「不行，怎麼可能不擔心。有誰可以照顧比我周全。小黑就養下來。不要怕。」愛是一種繩索，時而救援時而卻成捆綁。

「媽！我想當人，不要再寵我。讓我出去闖，一次，試一次也好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好不容易救活你，不要做傻事。好好活下去。」

「媽—只有當人才有活得好不好的差別，讓我出去，真的不行，我會回來的。媽！我是大人，只是受

傷了，我要出去。我要過我自己的日子，您也該好好享福。」

離家的早晨。

媽媽沒睡好，看得出哭腫了眼，捨不得放手。

聯絡好的朋友準時來接他。

「媽！放心。」

上了車，狠下心不回頭。

清和看到巷口一隻三腳黑貓一拐一拐而來，探出頭大喊：「小黑—照顧媽媽，我會打贏回來！」

喵—